

克里米亚危机和中国的战略选择



克里米亚危机和乌克兰形势发展, 看似让中国陷入尴尬, 但本文作者认为, 这实则天赐中国的一个黄金战略期, 来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俄央行面临挑战

沙骥 张韵

3月3日俄罗斯央行出人意料的上调基准利率150基点至7%, 此前受乌克兰危机影响, 全球资金从风险资产中抽出, 股市回落、黄金上涨, 对政治的担忧使得美元兑卢布一度从32上行至36, 卢布3个月内贬值幅度近13%。2月28日乌克兰事件升级, 投资者随即大幅抛售卢布, 贬值压力巨大逼使俄央行不得不出手挽救。实际上, 俄罗斯正面临内忧外患双重夹击的窘境。

俄罗斯经济现状

俄罗斯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1万亿美元, 不到中国GDP的四分之一, 全球排名第九, 在金砖四国中排名最后。和其他新兴市场一样, 俄罗斯正经历着经济增速下滑, 资金成本依然较高的类滞胀阶段。

回顾俄罗斯的发展, 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2000-2008年, 俄罗斯经济同比增速中枢高达27.5%, 在金砖四国中排首位, 通胀中枢高达13.4%。金融危机后经济中枢下移至10.6%, 通胀中枢下移至7.8%。最新数据显示, 2013年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长仅为1.3%, 在金砖四国中排末尾, 而通胀依然有6.4%, 实际GDP负增长。

数据对比显示, 虽然经济、通胀都在下台阶, 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却在上台阶。2008年以前, 俄罗斯长期国债收益率中枢为7.25%, 金融危机后中枢上升至8.04%。仅在2013年, 收益率自6.69%上行84基点至7.53%, 这意味着俄罗斯资金成本在上升, 经济正经历着痛苦的去杠杆阶段。

黄金时代已逝

俄罗斯经济近两年的萎靡不振与油价的下跌、外需的走弱不无关系。俄以出口能源为主, 2000年至2008年可谓俄罗斯的黄金8年, 石油价格在此阶段翻了5.5倍, 带动俄罗斯工业产业链快速发展, 也使得这个出口占GDP高达35%的国家经济体量翻了4倍多。金融危机后, 油价一泻千里, 2009-2010年的一轮反弹过后再次进入震荡向下趋势中, 俄罗斯受此影响, 出口占比下滑至27%, 工业产值增速也徘徊在零轴附近。

单从这些经济指标来看, 俄罗斯经济的确面临很大挑战, 油价下滑、外需疲弱导致出口下滑, 同时也导致工业产值下滑, 进一步影响消费。站在目前时点, 暂时看不到油价出现趋势性的上升行情, 这意味着俄政府如果什么都不做, 等着天上掉馅饼, 这个中奖概率很小。

俄央行为何被逼加息

作为“亲妈”的俄央行当然不希望加息来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 但内忧外患同时来临, 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俄罗斯与阿根廷、巴西这类国家相比其实状况不算差: 俄罗斯经常项目顺差虽然逐年减少, 但依然为正, 2013年占GDP比重为5%甚至比中国还高3%; 财政赤字占GDP不到-0.5%; 政府债务占GDP不到8%; 通胀维持在6%-7%也不构成恶性通胀。唯一致命的是俄罗斯外债占GDP比重超过130%, 这使得央行在面对贬值压力时必须出手稳住汇率, 以免出现违约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按理说“亲妈”外汇储备不少应该扛得住卢布的贬值, 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亲妈”也的确是这么做了。但随着2月28日起乌克兰危机的升级, 投资者纷纷抛售卢布, 造成卢布短短一周内贬值2.3%, 幅度并不算很大, 但这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月3日加息的宣布, 使得央行稳住了卢布, 避免了违约, 但这并不是结束。各期限利率飙升, 高昂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俄罗斯的经济将受到更严重的拖累。当然这不仅仅只是俄罗斯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不少国家受贬值的影响而采取加息, 而未来量化宽松的退潮、美债的回升将使得资本回流, 新兴市场贬值的压力越发严重。加息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只有通过内生的经济转型, 不再更多地依赖于外需才能立而不倒。(作者分别系国泰基金投资总监、研究员)

邵宇

历史播下分裂的种子

乌克兰本来就是一个地理概念。

12世纪-13世纪占有乌克兰的是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17世纪处于扩张期的俄国与波兰发生冲突, 俄国通过与反抗波兰统治的本地哥萨克联盟, 在1654年3月和乌克兰签订《百年条约》, 乌克兰得到高度自治。叶卡捷琳娜时期, 沙俄通过瓜分波兰得到了乌克兰的西部和中部, 并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控制, 剥夺了自治权。苏波战争期间, 西乌克兰被划出, 剩余部分于1922年加入苏联。1939年苏联夺回西乌克兰, 乌克兰完成统一。苏联时期, 苏联将大量的重工业布局在东乌克兰, 比如顿涅茨克和第聂伯河流域的黑色金属冶金业, 哈尔科夫、夏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地的军工业, 而西乌克兰则以农业为主。从历史可以看出, 东乌克兰一直在俄国的影响下并取得相对更好的发展, 所以一直亲俄; 而西乌克兰因为更多处于天主教徒的波兰, 在文化上与东正教的俄国就不太“合拍”, 加上经济差距, 造成东西乌克兰分化。此次乌克兰危机的特殊性, 当地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 但由于二战中鞑靼人与德国人合作, 战后被斯大林赶走, 代之以俄罗斯人。1954年俄罗斯把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 克里米亚在苏联解体后自然就成为了乌克兰的一部分。

了解到上述历史, 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最早举起反对亚努科维奇大旗的是西部的利沃夫, 然后是克里米亚独立, 接着是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的亲俄派示威要求仿效克里米亚公投。

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意义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此次乌克兰内

部分裂变成了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场。

对俄罗斯而言, 乌克兰超过5000万人口种族和宗教与俄国人相近、黑海的主导地位以及与地中海地区及更远国家贸易重要通道, 若拥有乌克兰, 即使失去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 俄国人也有相当的资本和实力去重建欧亚帝国, 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若失去乌克兰, 俄国只能向亚洲发展, 但中亚地区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俄国出生率降低以及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影响力日增, 又让俄国力不从心。

克里米亚更是俄国地缘政治关键前沿, 自古有“黑海门户”之称。俄国要走向海洋, 就必须遏制黑海口口的土耳其, 黑海舰队及克里米亚基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获得克里米亚, 对向西方靠拢的部分南高加索国家有足够威慑力。俄国取得了克里米亚,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对俄黑海战略包围。黑海区域交汇的很多对欧天然气管道对俄意义就更大。

地缘环境决定, 俄国若要保证自身安全, 要么强大到超过所有邻居, 要么加入欧洲一体化共同发展。前者在历史上给德国带来过毁灭性打击, 后者目前在磕磕碰碰中前行。

统一后的德国逐渐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出比法国更大的作用, 欧债危机让其地位强化, 其利益区域西至法国, 向东甚至部分延伸到俄境内。历史上, 无论是意图在欧洲称霸的法国还是德国, 最后都栽在作为外国的俄人手上, 因此德国对俄国重回欧亚帝国的梦想十分敏感。经济上, 德国希望开辟东欧这个前沿市场。20世纪90年代, 德国与波兰和解, 加强了德国在中欧的主导作用, 也增强了中东欧国家对德国引领欧洲一体化的认同, 若此时拉入乌克兰, 帮助巨大。

德国的利益诉求也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为德国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保护伞, 这意味着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合理性, 让中欧国家看到德国强大但仅是积

极的一体化战略的赞助者, 这是让美国德国都满意的多赢结果。对于美国, 欧洲既是民主理想的桥头堡, 欧洲一体化范围扩大有助于其“天定命运论”实现, 同时还是防止俄国成为欧亚大帝、维持欧亚大陆均衡的重要抓手。

最近十多年油价飙升, 让俄国修复了前苏联崩溃后的创伤, 兵强马壮的俄国在政治强人带领下开始重新谋求地缘政治利益。这与美国和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利益迎头相撞, 双方以乌克兰内乱为契机, 扩大自身影响力。克里米亚公投“脱乌入欧”, 俄国赢得一手, 双方加大角力, 美国宣称要俄国付出更大代价, 目前这些代价还仅仅是一些不便利的外交措施, 但我们怀疑美国在经历多次不太成功、又消耗颇多的征伐后的投射能力和信心。

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主要地缘利益在东亚和南海, 在遥远的乌克兰有军工订购单和农业投资, 但与核心利益相比忽略不计。回顾历史, 亚欧大陆上力量天平的轻微移动最终会形成大陆两端的重大格局变化, 必须十二分小心。

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地区性大国, 又不能不对乌克兰形势发表看法, 这让中国陷入尴尬: 如果支持欧美, 只能让东亚的中美矛盾稍有缓解, 可能会逼迫俄人战略东移。历史上俄人战略东移, 是中国近代西北边疆重大损失的开始。中国目前力图避免自己在北方制造战略对手; 若公开支持俄国并人克里米亚, 那么作为中国核心利益的西藏、新疆及未来台湾问题的顺利解决, 可能会授人以柄。

看似两难选择, 实则天赐中国的一个黄金战略期。上一个黄金机遇是美国“911”事件后, 中国积极响应反恐, 一个G2为支撑点的全球化结构快速形成, 最终有力刺激了全球经济大幅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

让中美倾斜的天平开始走向平衡, 挑战东亚现有秩序和矛盾, 中国不再“韬光养晦”, 美国也“战略东移”, 推动新一代贸易和交易规则包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中国外部压力陡增。此时, 俄罗斯强势进入克里米亚, 必然打乱美国全球安全战略: 欧洲一体化核心利益受到威胁, 则检验美国能否兑现承诺, 若不能兑现, 美在亚太的盟盟友亦会重新考量其“重回亚洲”战略的可信度和执行能力。

所以, 中国应该避免明确宣示立场选择——不论在国内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 在国际问题上大多数人会转向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 理由简单, 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国家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一旦俄美开始不断纠缠在类似冷战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 中国承担的地缘压力将得到减轻。因此要抓住这个黄金战略期, 享受一下“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一方面, 在俄罗斯向欧洲显示肌肉时, 以反恐和发展经济名义, 在“上合组织”平台下, 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和油气开发, 尽快重建昔日陆上“丝绸之路”辉煌, 赢得中亚持久合作机遇; 另一方面, 趁美国战略犹豫, 利用中国在东亚历史上的影响力、经济引领作用及逐渐获取的投射能力优势, 打通“海上丝绸之路”, 稳步解决台湾和南海问题, 以及当下焦灼的东海问题。这需要中国布局一系列能源和地缘战略支点, 加强海军能力建设。历史告诉我们, 当秩序维护者力不从心时, 通常会用武力手段与秩序挑战者“决战”, 进而突破美国在东亚安全方面的垄断地位, 为自己和盟友争取足够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发展空间。

有趣的是, 美国地缘政治研究者、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 曾经说过“美国不应在乌克兰问题上浪费精力与俄罗斯周旋。因为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美国需要莫斯科来帮助处理伊朗、阿富汗问题, 并最终遏制中国——这个美国未来唯一的对手。”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广场傀儡背后的东西能源战

刘建

2月初一段美国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纽兰与驻乌大使的通话被泄露, 纽兰在这段名为“广场傀儡”的录音中爆料, 辱骂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软弱, 并表示亚采纽克是美国理想的过渡政府领导。此话引发轩然大波, 让人联想到有能力在背后操纵乌克兰局势的只可能是美国。

乌克兰局势在顺着美国想要的方向发展, 速度甚至还快过纽兰的预计。在家门口被如此挑衅自然是奇耻大辱。强人普京当然不会咽下这口气? 军事局势陡然升温, 另一场战争才刚刚揭幕。

3月12日美国能源部突然称将“测试销售”500万桶原油战略储备, 之后一小时内纽约原油大跌1.3%, 欧洲原油跟跌0.6%。美方在克里米亚公投之前抛储, 意在一是测试如果真的对俄制裁, 随后若引发国际原油短缺, 美国是否有能力对应; 二是测试美国对原油市场的影响力, 同时也变相警告俄罗斯能源市场

上美国仍旧是主导者。

能源, 是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命脉、教训乌克兰和欧洲的武器, 在亚太方面, 也以其作为外交筹码游走于中日韩等国之间。能源出口及相关行业是俄罗斯近1/3财政收入的来源, 俄国近20%的国民从事与能源相关的行业。

普京的第一任期恰逢国际油市的黄金10年, 俄罗斯经济也因此大幅增长, 并开始外交和军事上的第一轮扩张。面对页岩油气冲击带来的能源价格回落, 政治和军事强人普京还是略显手足无措。2013年美国在低能源价格的助推下快速复苏, 俄罗斯则2013年经济增长连续第三年下滑, 财政收入亦持续吃紧。因此, 亲俄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迫选择了偏向欧洲, 并定于当年11月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

页岩油气过去5年惠及美国自身, 但对美国出口以及页岩革命向全球蔓延的预期仍使油价连续3年回落, 欧洲经济也随之逐步恢复实力; 欧洲进口来源增

加, 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度也开始下滑, 面对俄罗斯的能源威胁也有了更多回旋余地, 这才有了乌克兰危机中欧盟与俄罗斯最强硬的对抗。

未来, 战场上兵戎相见并不符合美欧俄任何一方的利益。俄罗斯与西方的对峙, 将更多集中于政治外交和经济能源层面, 美国所谓的“测试销售”, 表明目前美国有足够能力抓住俄罗斯的软肋。俄罗斯自然也非常清楚美国在外交上的欲擒故纵和能源上的咄咄逼人, 一方面军事上见好就收不再继续施压

口实, 另一方面则再度举起美国鞭长莫及的天然气大棒, 威胁切断对乌克兰供应。虽然美国自去年起开始加快天然气出口审批, 但目前成效甚微, 欧洲强胖子称将为乌克兰提供供应, 但实际都难以面对俄罗斯真正的断供, 另一方面, 此举将使其在能源市场中彻底失信, 未来即便将重心转移至亚太, 仍将面临诸多问题。

曾经油渴的美国一跃成为了举足轻重的能源大国, 在这一过程中, 不可避免将撼动能源帝国俄罗斯的利益, 而同样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的欧洲和中国则有了更多运作空间。(作者系中信期货研究员)

